

价值价格与利润

李季译
陶孟和校阅

價值價格及利潤

第一章 生產和工錢 (Production and Wages)

威氏頓 (Watson) 的議論在實際上是基于兩個前提的。第一，國民生產的總額是一種有定的東西，好像一班數學家所說的一樣，是一種恆久不變的數量或數；第二，直正工錢的總額——這就是說，以工錢能够購買商品的數量測定出來之工錢的總額——是一種有定的總額，就是一種恆久不變的數量。

威氏第一種斷定顯然是錯誤的。你們每年可以看出生產的價值和數量增加，國民的勞働生產力增加，而進行這種增加的生產所必須之金錢的總額繼續變化不止。在一年的年終，和彼此相較不同的年歲中，是繼續變化，在一年中平均的每一天，也是不斷的變化的。國民生產的數量是繼續變化的。他不是一種恆久不變的數量，但是一種變化。不定的數量。就

是不計人口的變遷，他必定還是變動的，因為資本的積集和勞動的生產力。是繼續變化不止的。如果通常的工錢率今天增加起來了，不論這種增價久遠的效力如何，而增價的自身不能即刻使生產的總額發生變化，這完全是真的。第一，這種生產總額一定是按當時的情形措置的。但是在工錢增加之前，如果國民的生產是變動的，不是固定的，那麼，在工錢增加之後，這種生產也將是繼續變動的，不是固定的。

現在假定國民生產的總額是恆久不變的，不是變化不止的。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中，我們的朋友威斯頓所認為邏輯上一種結論的東西，一定仍是一種無理由的斷案。如果我有一種已知之數，假定為八，這個數目絕對的限度並不阻止他的各分子中相對的限度之變化。如果利潤為六，工錢為二，工錢可以增加至六，利潤可以減少至二，而全數仍然是八。照這樣看起來，有定的生產總額決不能證明有定的工錢總額。我們的朋友威斯頓怎

樣證明這種定數呢？不過斷定這種定數，並沒有證明。

即令承認他的斷定，但是當他把這種斷定只向一方面推論的時候，這種斷定一定要妨及兩方面。如果工錢的總額是一種恆久不變的數目，那麼，他就不能增加，也就不能減少。如果工人竭力使工錢暫時的增加，工人的行為就是很愚蠢的，如果資本家竭力使工錢暫時的低落，資本家的行為，也是一樣愚蠢的。我們的朋友威氏頓並不否認工人在某幾種狀況中能促起工錢增加的事實，但是工錢的總額既是自然一定的，以後必定發生一種反動。在他方面，威氏又知道資本家能够力促使工錢下降，並且知道他們真正繼續努力的這樣做。依照工錢固定不變的原則，在這種低落之後，應當和前面的例子一樣，發生一種反動。所以工人對於減少工錢的企圖或行為，發生對抗之事，一定是一種正當的行為。所以他們力促工錢的增加，一定也是一種正當的行為，因為每種對抗工錢下降的反動就是一種增

加工錢的行動。依照威氏自己的工錢一定不變之原則，工人在某幾種狀況之下，應當聯合，從事於增加工錢的爭鬭。

如果威氏否認這種結論，他必須棄去這種結論所自出的前提。他不應該說，工錢的總額是一種恆久不變的數目，他應該說，工錢的總額雖不能夠增加，並且必不可增加；無論何時資本家如果願意減少工錢的總額，這種工錢的總額能夠下降，並且必定下降。如果資本家願意以番薯養你們，而不以肉類養你們，如果他願意以燕麥 (Oats) 養你們，而不以小麥養你們，你們必須承認他的意志是一種經濟學的定律，你們並且必須屈服於這種定律之下。如果一國的工錢率高於別一國的工錢率，例如美國的工錢率高於英國的工錢率，你們必須以美國資本家和英國資本家的意志不同去解釋這種工錢率的不同，這種方法不獨一定使經濟現象的研究簡便，並且使其餘一切現象的研究簡便。

但是即令在這種情形之中，我們還可以問美國資本家的意志爲什麼不同於英國資本家的意志呢？你們答覆這種問題之時，必定要超出意志的範圍以外。或者有人說上帝願意法國是這樣，願意英國是那樣的。如果我叫他來解釋這種意志的兩體的時候，他或將厚顏答道，上帝願意法國有一種意志，願意英國另有一種意志。但是我們的朋友威克斯頓一定不能作這樣完全否定一切推理的爭辯。

資本家的意志一定是盡他的能力，獲取利益。我們所當做的事不是論及他的意志，但是考察他的勢力；他那種勢力的限度和那些限度的性質。

第二章 生產工錢和利潤

(Production, Wages and Profits)

威克斯頓向我們宣布的演說詞可以撮攏起來。

他的一切推理總括如下：如果工界強迫資本階級支付現金的工錢是五先令，不是四先令，資本家在商品上得回的就是四先令，不是五先令。在

工錢增加之前，工界費四先令所買的東西，現在一定要支付五先令。爲什麼有這種情形呢？資本家爲什麼把四先令的價值只變成五個先令呢？因爲工錢的總額是有定的。但是工錢的總額爲什麼定爲商品的四先令價值呢？他爲什麼不定爲三先令，二先令，或其他數目呢？如果工錢總額的限度是由一種經濟的定律決定的，他和資本家及工人的意願都無關係，那麼，威斯頓所當做的第一件事是陳述這種定律，並且證明這種定律。還有一層，威氏應當證明在每一個一定的時期中實行支付的工錢總額和那種必須的工錢總額時常是正相符，從不差離的。反之，如果工錢總額之有定的限度是靠着資本家的志願或他的貪慾限度，那麼，這就是一種任意的限度。這種限度並沒有什麼必要的。這種限度是可以按着資本家的意志變更的，所以也是可以逆着他的意志變更的。

威斯頓要解釋他的學說，便告訴你們說，一個碗盛着一種定量的湯汁，

由若干人分食時，調羹的寬度增加一定不能產出湯汁總量的增加。我覺得這個例證頗爲愚拙。這個例證使我想起亞格利泊 (Agrippa) 所用的一個比喻。當羅馬的平民起而抗拒羅馬的貴族之際，這位貴族亞格利泊告訴他們，說貴族的肚子養活了政治團體中平民的肢體。亞格利泊不能表明用食物充滿了一個人的肚子去養活別個人的肢體。至於威斯頓方面，他已經忘記工人取食物的碗是充滿了國民勞動的全部生產物，而妨礙他們從碗中取出多量食物的，既不在乎碗的狹小，又不不在乎碗中食品的不足，不過是因他們的調羹太小罷了。

有什麼計畫能使資本家把四先令的價變成五個先令呢？就是擡高他所出售的商品之價格。現在商品價格的增加，和通常商品價格的變動，以及商品價格的自身，是僅僅靠着資本家的意志呢？或者對於這種意志發生影響還須有某種情形呢？如果不是這樣，那市場價格的起跌和不斷的

變遷便是一個不可解的謎了。

我們假定的生產力，所用的資本和勞働總額，或計算生產物價值的金錢價值，並沒有起什麼變化，不過工錢率有了一種變化；那麼，工錢的增加，怎麼能影響於商品的價格呢？這就是僅由於影響這些商品的需要和供給上實際的比例。

就全體想起來，工界把他的收入用在各種必需品上，並且不能不用在必需品上，這完全是真的。所以工錢率普遍的增加，一定發生必需品需要的增加之事，後來便發生必需品市場價格的增加。生產這些必需品的資本家，一定以抬高他們商品的市場價格，去補償那增加的工錢。但是那些不生產必需品的資本家將怎樣呢？並且這些資本家為數亦不少。如果五分之一的入口消耗國民生產物的三分之二——一個衆議院的議員，近來說只有七分之一的入口消耗這許多東西——你們就知道國民生產物中何

等的一部分必須製成奢侈品或是爲交換奢侈品的東西，你們並且就知道各種必需品中何等大的數量必須耗於豢養僕役，馬，貓，等等上面，我們從經驗上知道這種消耗，因必需品價格的增加，時常要受很大的限制的。

但是那些不生產必需品的資本家之地位怎樣呢？他們不能因工錢普遍的增加而利潤率下降；遂把他們的商品價格升高起來，藉以補償損失，因爲這些商品的需要不能較前增多。他們的收入一定要減少，但是他們還要從這種業已減少的收入中支付更多的金錢去買和前同一數量的高價必需品。但還不止此。他們的收入既然減少，他們對於奢侈品一定購買的少，因此他們對於各項商品相互的需要一定要減少。他們的商品價格因需要的減少一定將下降。所以在這幾項產業中，利潤率一定下降；而這樣的下降並不是對於工錢率普遍增加的單純比例，但是工錢率普遍增加的複比率。就是必需品的價格上昇而奢侈品的價格下降。

各項相異的實業中所用的資本，在利潤率上有這種差別，那麼，他有什么結果呢？這個結果無論何時，無論按何種理由，凡是平均的利潤率，在各種不同的生產不相同的時候都是一樣的。資本和勞働一定將由獲利較少的實業轉入獲利更多的實業，而這種轉移的進程，一定將繼續下去，一直等到一項實業的供給已經加多，和增加的需要相等，別項實業的供給已經下降和減少，的需要相等，然後停止前進。這種變遷完畢之時，普通的利潤率在各項不同的實業中一定又相等。這種紛亂的情形原來不過是起於各樣商品的需要和供給比例上之變遷，那麼，他的原因消滅，他的效果也一定消滅，而一切價格也一定回復到從前的水平線和平衡了。因工錢上昇而利潤率下降之事，不限於幾項實業，一定會變成一種普通的現象。依我們的推測，勞働的生產力一定沒有變化，聚合的生產總額也一定沒有變化，不過那生產總額一定要變更他的形態罷了。大部分的生產物一定成爲

必需品，而小部分的生產物一定成爲奢侈品；或者發生一種相等的情形，就是小部分的生產物用以更換外國的奢侈品，而消耗於他的原來的形態中；或者再發生一種相等的情形，就是大部分的本國生產物用作交換外國的必需品，而不用做交換奢侈品。所以工錢率普遍的增加，在市場價格一時的擾亂以後，不過發生利潤率普遍的下降，而商品的價格並沒有何種長久的變化。

如果有人說我上邊的議論斷定全部贏餘的工錢，是花在各種必需品上面，我的答案就是這種假定是最有利於威斯頓的意見。如果贏餘的工錢是花在從前非工人所消耗的品物上面，他們購買力真正的增加就無證明。他們的購買力之增加既是僅從工錢增加得來的，那麼，這種購買力的增加必定和資本家購買力的減少恰恰相符。所以商品總共的需要一定不是增加；不過組成這種需要的各分子起變化罷了。一方面的需要增加

一定還有別方面的需要減少，和他相抵。因此總共的需要，仍然是靜止不動的，商品的市場價格也不能發生何種變化。

那麼，我們就遇着一種難關；或者贏餘工錢是一樣的花在一切消耗品上——於是工界方面需要的擴大必定有資本階級方面需要的縮小和他相抵償——或者贏餘工錢只花在某幾種引起市場價格一時增加的物品上。

於是某幾項實業中利潤率必然的上升和別項實業中利潤率必然的下降，在資本和勞動的分配上將發生變化。要一直等到供給在一方面增加起來，等於一項實業中增加的需要，在他方面減少下去，等於別項實業中減少的需要，然後這種變化歸於停頓。據第一種推測，商品的價格將不發生變化。據其他一種推測，市場價格稍微變化之後，商品交換價值將回復到以前水平線的原狀。據這兩種推測，工錢率普遍的上升所生之最終的結果不是別的，不過是利潤率普通的下降罷了。

威斯頓要激動你們的想像力，所以要求你們想一想英國農業中的工錢從九先令增加至十八先令，一定要發生之種種困難。他說，想一想必需品在需要上的大增加，和必需品必然發生之驚人的漲價。農產物的價格，美國雖低於英國，資本和勞動間普通的關係，美國雖然與英國相同，每年的生產總額，美國雖然少於英國，但是你們現在都知道美國農業的勞動者平均的工錢比較英國農業勞動者平均的工錢多至二倍以上。我們的朋友爲什麼要撞這種警鐘呢？這不過是轉移我們面前真正的問題罷了。工錢忽然從九先令漲至十八先令，就是忽然增加一倍（一百分之一百）。現在我們並不討論英國通常的工錢率能否忽然增加百分之一百。我們並不涉及增加的數量。在各實例中，這種數量必定是要依賴種種已定之環境的，並且是必定要適合於種種已定之環境的。我們所當問的就是工錢率普遍的增加，即使只限於百分之一，究竟將發生一種怎樣的作用。

我把威斯頓百分之一百的增加之幻想棄去不講，現在請你們注意英國從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九年所發生的工錢真正增加之事。

你們都知道從一八四八年以後所採用的「十點鐘議案」或「十點半鐘的議案」。這是我們親自看見的一種極大的經濟變遷。這是一種忽然的和強迫的工錢增加，這不是發生於一地方的職業，但是發生於英國左右世界市場的主要實業。這是在特別不吉利的環境中之一種工錢的增加。烏爾 (Ure) 博士，西尼爾 (Senior) 教授和代表中等階級的經濟學的發言者證明。他們的理由遠過於我們朋友威斯頓所持的理由——這種十點鐘制就要制英國實業的死命。他們證明這樁事不僅是單獨的工錢增加，並且這個工錢的增加是開端於所用的勞働量的減少並且根本於所用的勞働量的減少。他們力言你們從資本家所奪去的第十二點鐘就正是他獲得利潤之唯一的一點鐘。他們發出些危詞，聳人聽聞，說將來發生之事，是

財富積集的減少，價格的飛漲，市場的喪失，生產的限制，後來對於工錢發生一種反動，到了最終就歸於敗滅了。在實際上，他們宣言羅柏斯比爾（Robespierre）之最大限度的定律（Maximum Laws）和這樁事相比是一件極輕的。在某種意義上看起來，他們是對的。但是這樁事的結果是怎樣的呢？工廠中的工人雖縮短工作日，而現金的工錢卻加多，工廠所雇的工人數目大增，他們的生產物之價格繼續下降，他們的勞働生產力非常發達，他們的商品之消場繼續擴充，爲從前所未嘗聞及的。科學促進會（The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於一八六〇年在滿切司特（Manchester）開會，我在會中親自聽見牛曼（W. Newman）承認他自己以及烏爾博士、西尼爾和其餘許多闡釋經濟學的人是錯的，人民的本能是對的。我現在說及牛曼——不是牛曼（Francis Newman）教授——因爲他在經濟學上占一個重要的位置，他是托克的價格史（Mr. Gooke's History of Prices）之投稿人和

編輯人，這種傑作追溯價格的歷史從一七九三年起至一八五六年止。如果我們的朋友威斯頓所抱之一定的觀念，就是有定的工錢總數，有定的生產總額，勞働生產之一定的程度，資本家之一定的和恆久的意志，以及其餘一切固定之物和定數都是正確的，西尼爾教授的悲慘的預言就應該是很對的，而渦文（Robert Owen）就應該是錯的，因渦氏於一八一六年便已宣布工作日之普通的限制是預備解放工人的第一種步驟，他並且逆着世人普通的成見，在紐拉拿克（New Lanark）地方的棉花工廠裏面，自負責任開始這種限制工作日的運動。

在採用十點鐘議案和因此引起工錢增加的同一時期中，英國農業界的工錢有普遍的增加，至於增加的理由此處不必列舉了。

我對於所敘的事預先作幾句批語，雖不必是我即刻的目的，然因為不使你們發生誤會起見，我要略說幾句。